

新文學選集第一輯

魯迅選集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開明書店出版

新文學選集

魯迅選集

下冊

開明書店

# 目 次

編輯凡例	5
代序——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	馮雪峯 7
序言	二
影的告別	五
好的故事	七
過客	九
失掉的好地獄	七
這樣的戰士	十
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三
淡淡的血痕中——紀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三
孔乙己	七
一件小事	三

故鄉	一
阿Q正傳	二
鴨的喜劇	三
在酒樓上	四
肥皂	五
示衆	六
傷逝——涓生的手記	七
離婚	八
奔月	九
鑄劍	十
狗·貓·鼠	十一
無常	十二
范愛農	十三
狂人日記	十四
藥	十五

- 社戲 ..... [三九]  
祝福 ..... [七一]  
後記 ..... [九一]

第二部

-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 何凝 二四  
隨感錄(二十五·三十八·三十九·五十六·五十七·六十四) ..... 三三  
知識即罪惡 ..... 三五  
事實勝于雄辯 ..... 三九  
所謂「國學」 ..... 四一  
論雷峯塔的倒掉 ..... 五三  
論照相之類 ..... 五五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 五六  
春末閒談 ..... 五九  
燈下漫筆 ..... 六三  
雜憶 ..... 六四

論「他媽的！」	老九
論睜了眼看……	元三
✓論「費厄泼賴」應該緩行……	元八
寫在「墳」後面……	三九七
青年必讀書……	三〇四
忽然想到（三·四）……	三〇五
論辯的魂靈……	三〇六
夏三蟲……	三〇八
忽然想到（五）……	四一
北京通信……	四三
忽然想到（十一）……	四五
並非閒話（二）……	四六
十四年的「讀經」……	四七
這個與那個……	四八
碎話……	四九

學界的三魂	四三
古書與白話	四九
一點比喻	五三
送竈日漫筆	五五
談皇帝	五六
無花的薔薇	五六
無花的薔薇之二	五六
記念劉和珍君	五六
空談	五六
馬上支日記	五六
記談話(培良)	五六
略論中國人的臉	五六
革命時代的文學	五九
答有恆先生	五九
談「激烈」	五四

扣絲雜感	三九
「公理之所在」	三七
新時代的放債法	三九
小雜感	三一
革命文學	三一
盧梭和胃口	三一
文學和出汗	三一
文藝和革命	三一
擬豫言	三一
怎麼寫——夜記之一	三一
在鐘樓上——夜記之二	三一
文藝與革命	三一
扁	三七
路	三九
太平歌訣	三一

劇共大觀	三四
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	三五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三六
流氓的變遷	三七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三八
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三九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四〇
「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四一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四二
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四三
上海文藝之一瞥	四四
「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四五
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	四五
「友邦驚詫」論	四六
「三心集」序言	四七

## 第三部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敍傳略

卷一

老調子已經唱完

卷二

文藝的大衆化

卷三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

卷四

今春的兩種感想

卷五

選本

卷六

從諷刺到幽默

卷七

從幽默到正經

卷八

我們不再受騙了

卷九

論「第三種人」

卷十

「連環圖畫」辯護

卷十一

聽說夢

卷十二

爲了忘卻的記念

卷十三

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卷十四

七三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七九
關於女人	七三
真假堂吉訶德	七三
「守常全集」題記	七六
經驗	七一
諺語	七一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七五
上海的少女	七毫
上海的兒童	七毫
小品文的危機	七九
關於婦女解放	七九
二丑藝術	七四
爬和撞	七四
四庫全書珍本	七四
幫閒法發隱	七四

重三感舊——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	七
論重譯	七
再論重譯	七
看書瑣記（一）	七
論「舊形式的採用」	七
連環圖畫瑣談	七
門外文談	七
說「面子」	七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七
論俗人應避雅人	七
論諷刺	八
人生識字胡塗始	八
衛堂生意古今談	八
不應該那麼寫	八
什麼是「諷刺」	八

幾乎無事的悲劇	八三
寫于深夜裏	八四
我的第一個師父	八五
答託洛斯基派的信	八六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八七
「這也是生活」	八八
死	八九
女弔	九〇
致孫伏園(一)	九一
致臺靜農(四)	九二
致韋素園(二六)	九三
致胡今虛(一)	九四
致董永舒(一)	九五
致鄭西諦(三·五·二八)	九六

致陳鐵耕(三)	八九九
致李霧城(1)	八九一
致楊壽雲(一)七	八九三
致李權(三)	八九三
致曹白(三)	八九七

第三部

# 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敍傳略

阿Q正傳序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于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於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

覺得他們倒並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于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沈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爲，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感有些隔膜。在將來，圍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在我的眼裏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譴責，後來，也有以爲是病的，也有以爲滑稽的，也有以爲諷刺的；或者還以爲冷嘲，至于使我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又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使我覺得很有意味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于北京。